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浮生六記

第一卷 閨房記樂

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，正值太平盛世，且在衣冠之家，後蘇州滄浪亭畔，天之厚我可謂至矣。東坡云：「事如春夢了無痕」，苟不記之筆墨，未免有辜彼蒼之厚。因思《關雎》冠三百篇之首，故列夫婦於首卷，余以次遞及焉。所愧少年失學，稍識之無，不過記其實情實事而已，若必考訂其文法，是責明於垢鑿矣。余幼聘金沙于氏，八齡而夭。娶陳氏。陳名芸，字淑珍，舅氏心餘先生女也。生而穎慧，學語時，口授《琵琶行》，即能成誦。四齡失怙，母金氏，弟克昌，家徒壁立。芸既長，嫻女紅，三口仰其十指供給，克昌從師，修脯無缺。一日，於書篋中得《琵琶行》，揆字而認，始識字。刺繡之暇，漸通吟詠，有「秋侵人影瘦，霜染菊花肥」之句。余年一十三，隨母歸寧，兩小無嫌，得見所作，雖嘆其才思雋秀，竊恐其福澤不深，然心注不能釋，告母曰：「若為兒擇婦，非淑姊不娶。」母亦愛其柔和，即脫金約指締姻焉。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。

是年冬，值其堂姊出閣，余又隨母往。芸與余同齒而長余十月，自幼姊弟相呼，故仍呼之曰淑姊。時但見滿室鮮衣，芸獨通體素淡，僅新其鞋而已。見其繡制精巧，詢為己作，始知其慧心不僅在筆墨也。其形削肩長項，瘦不露骨，眉彎目秀，顧盼神飛，唯兩齒微露，似非佳相。一種纏綿之態，令人之意也消。索觀詩稿，有僅一聯，或三、四句，多未成篇者，詢其故，笑曰：「無師之作，願得知己堪師者敲成之耳。」余戲題其簽曰「錦囊佳句」，不知夭壽之機此已伏矣。是夜送親城外，返已漏三下，腹飢索餌，婢媪以棗脯進，余嫌其甜。芸暗牽余袖，隨至其室，見藏有暖粥並小菜焉，余欣然舉箸。忽聞芸堂兄玉衡呼曰：「淑妹速來！」芸急閉門曰：「已疲乏，將臥矣。」玉衡擠身而入，見余將吃粥，乃笑睨芸曰：「頃我索粥，汝曰『盡矣』，乃藏此專待汝婿耶？」芸大窘避去，上下嘩笑之。余亦負氣，挈老僕先歸。自吃粥被嘲，再往，芸即避匿，余知其恐貽人笑也。

至乾隆庚子正月二十二日花燭之夕，見瘦怯身材依然如昔，頭巾既揭，相視嫣然。合巹後，並肩夜膳，余暗於案下握其腕，暖尖滑膩，胸中不覺怦怦作跳。讓之食，適逢齋期，已數年矣。暗計吃齋之初，正余出痘之期，因笑謂曰：「今我光鮮無恙，姊可從此開戒否？」芸笑之以目，點之以首。

廿四日為余姊于歸，廿三國忌不能作樂，故廿二之夜即為余姊款嫁。芸出堂陪宴，余在洞房與伴娘對酌，搢戰輒北，大醉而臥；醒則芸正曉妝未竟也。是日親朋絡繹，上燈後始作樂。廿四子正，余作新舅送嫁，丑末歸來，業已燈殘人靜。悄然入室，伴媪盹於牀下，芸卸妝尚未臥，高燒銀燭，低垂粉頸，不知觀何書而出神若此。因撫其肩曰：「姊連日辛苦，何猶孜孜不倦耶？」芸忙回首起立曰：「頃正欲臥，開櫥得此書，不覺閱之忘倦。《西廂》之名聞之熟矣，今始得見，真不愧才子之名，但未免形容尖薄耳。」余笑曰：「唯其才子，筆墨方能尖薄。」伴媪在旁促臥，令其閉門先去。遂與比肩調笑，恍同密友重逢。戲探其懷，亦怦怦作跳，因俯其耳曰：「姊何心春乃爾耶？」芸回眸微笑，便覺一縷情絲搖魂魄，擁之人帳，不知東方之既白。

芸作新婦，初甚緘默，終日無怒容，與之言，微笑而已。事上以敬，處下以和，井井然未嘗稍失。每見朝暾上窗，即披衣急起，如有人呼促者然。余笑曰：「今非吃粥比矣，何尚畏人嘲耶？」芸曰：「曩之藏粥待君，傳為話柄，今非畏嘲，恐堂上道新娘懶惰耳。」余雖戀其臥而德其正，因亦隨之早起。自此耳鬢相磨，親同形影，愛戀之情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。

而歡娛易過，轉睫彌月。時吾父稼夫公在會稽幕府，專役相迓，受業於武林趙省齋先生門下。先生循循善誘，余今日之尚能握管，先生力也。歸來完姻時，原訂隨侍到館。聞信之餘，心甚悵然，恐芸之對人墮淚。而芸反強顏勸勉，代整行裝，是晚但覺神色稍異而已。臨行，向余小語曰：「無人調護，自去經心！」及登舟解纜，正當桃李爭妍之候，而余則恍同林鳥失群，天地異色。到館後，吾父即渡江東去。

居三月，如十年之隔。芸雖時有書來，必兩問一答，中多勉勵詞，餘皆浮套語，心殊怏怏。每當風生竹院，月上蕉窗，對景懷人，夢魂顛倒。先生知其情，即致書吾父，出十題而遣余暫歸，喜同戍人得赦。登舟後，反覺一刻如年。及抵家，吾母處問安畢，入房，芸起相迎，握手未通片語，而兩人魂魄恍恍然化煙成霧，覺耳中惺然一響，不知更有此身矣。

時當六月，內室炎蒸，幸居滄浪亭愛蓮居西間壁，板橋內一軒臨流，名曰「我取」，取「清斯濯纓，濁斯濯足」意也。檐前老樹一株，濃陰覆窗，人畫俱綠。隔岸遊人往來不絕。此吾父稼夫公垂簾宴客處也。稟命吾母，攜芸消暑於此。因暑罷繡，終日伴余課書論古，品月評花而已。芸不善飲，強之可三杯，教以射覆為令。自以為人間之樂，無過於此矣。

一日，芸問曰：「各種古文，宗何為是？」余曰：「《國策》、《南華》取其靈快，匡衡、劉向取其雅健，史遷、班固取其博大，昌黎取其渾，柳州取其峭，盧陵取其宕，三蘇取其辯，他若賈、董策對，庾、徐駢體，陸贄奏議，取資者不能盡舉，在人之慧心領會耳。」芸曰：「古文全在識高氣雄，女子學之恐難入彀，唯詩之一道，妾稍有領悟耳。」余曰：「唐以詩取士，而詩之宗匠必推李、杜，卿愛宗何人？」芸發議曰：「杜詩錘煉精純，李詩瀟灑落拓，與其學杜之森嚴，不如學李之活潑。」余曰：「工部為詩家之大成，學者多宗之，卿獨取李，何也？」芸曰：「格律謹嚴，詞旨老當，誠杜所獨擅。但李詩宛如姑射仙子，有一種落花流水之趣，令人可愛。非杜亞於李，不過妾之私心宗杜心淺，愛李心深。」余笑曰：「初不料陳淑珍乃李青蓮知己。」芸笑曰：「妾尚有啟蒙師白樂天先生，時感於懷，未嘗稍露。」余曰：「何謂也？」芸曰：「彼非作《琵琶行》者耶？」余笑曰：「異哉！李太白是知己，白樂天是啟蒙師，余適字三白，為卿婿，卿與『白』字何其有緣耶？」芸笑曰：「白字有緣，將來恐白字連篇耳（吳音呼別字為白字）。」相與大笑。余曰：「卿既知詩，亦當知賦之棄取。」芸曰：「《楚辭》為賦之祖，妾學淺費解。就漢、晉人中調高語煉，似覺相如為最。」余戲曰：「當日文君之從長卿，或不在琴而在此乎？」復相與大笑而罷。

余性爽直，落拓不羈；芸若腐儒，迂拘多禮。偶為披衣整袖，必連聲道「得罪」；或遞巾授扇，必起身來接。余始厭之，曰：「卿欲以禮縛我耶？語曰：『禮多必詐』。」芸兩頰發赤，曰：「恭而有禮，何反言詐？」余曰：「恭敬在心，不在虛文。」芸曰：「至親莫如父母，可內敬在心而外肆狂放耶？」余曰：「前言戲之耳。」芸曰：「世間反目多由戲起，後勿冤妾，令人鬱死！」余乃挽之入懷，撫慰之，始解顏為笑。自此「豈敢」、「得罪」竟成語助詞矣。鴻案相莊廿有三年，年愈久而情愈密。家庭之內，或暗室相逢，窄途邂逅，必握手問曰：「何處去？」私心忒忒，如恐旁人見之者。實則同行並坐，初猶避人，久則不以為意。芸或與人坐談，見余至，必起立偏挪其身，余就而並焉。彼此皆不覺其所以然者，始以為慚，繼成不期然而然。獨怪老年夫婦相視如仇者，不知何意？或曰：「非如是，焉得白頭偕老哉？」斯言誠然歟。

是年七夕，芸設香燭瓜果，同拜天孫於我取軒中。余鑄「願生生世世為夫婦」圖章二方，余執朱文，芸執白文，以為往來書信之用。是夜月色頗佳，俯視河中，波光如練，輕羅小扇，並坐水窗，仰見一飛雲過天，變態萬狀。芸曰：「宇宙之大，同此一月，不知今日世間，亦有如我兩人之情興否？」余曰：「納涼玩月，到處有之。若品論雲霞，或求之幽閨繡闥，慧心默証者固亦不少。若夫婦同觀，所品論著恐不在此雲霞耳。」未幾，燭盡月沉，撒果歸臥。

七月望，俗謂鬼節，芸備小酌，擬邀月暢飲。夜忽陰雲如晦，芸愀然曰：「妾能與君白頭偕老，月輪當出。」余亦索然。但見隔岸螢光，明滅萬點，梳織於柳堤蓼渚間。余與芸聯句以遣悶懷，而兩韻之後，逾聯逾縱，想入非夷，隨口亂道。芸已漱涎涕淚，笑倒余懷，不能成聲矣。覺其鬢邊茉莉濃香撲鼻，因拍其背，以他詞解之曰：「想古人以茉莉形色如珠，故供助妝壓簪，不知此花必沾油頭粉面之氣，其香更可愛，所供佛手當退三舍矣。」芸乃止笑曰：「佛手乃香中君子，只在有意無意間；茉莉是香中小人，故須借人之勢，其香也如鴛鴦諂笑。」余曰：「卿何遠君子而近小人？」芸曰：「我笑君子愛小人耳。」正話間，漏已三滴，漸見風掃雲開，一輪湧出，乃大喜，倚窗對酌。酒未三杯，忽聞橋下哄然一聲，如有人墮。就窗細矚，波明如鏡，不見一物，惟聞河灘有只鴨急奔聲。余知滄浪亭畔素有溺鬼，恐芸膽怯，未敢即言，芸曰：「噫！此聲也，胡為乎來哉？」不禁毛骨皆栗。急閉窗，攜

酒歸房，一燈如豆，羅帳低垂，弓影杯蛇，驚神未定。剔燈入帳，芸已寒熱大作。余亦繼之，困頓兩旬。真所謂樂極災生，亦是白頭不終之兆。

中秋日，余病初癒。以芸半年新婦，未嘗一至間壁之滄浪亭，先令老僕約守者勿放閑人，於將晚時，偕芸及余幼妹，一嫗一婢扶焉，老僕前導，過石橋，進門折東，曲徑而入。疊石成山，林木蔥翠，亭在土山之巔。循級至亭心，周望極目可數里，炊煙四起，晚霞燦然。隔岸名「近山林」，為大憲行台宴集之地，時正誼書院猶未啟也。攜一毯設亭中，席地環坐，守著烹茶以進。少焉，一輪明月已上林梢，漸覺風生袖底，月到波心，俗慮塵懷，爽然頓釋。芸曰：「今日之遊樂矣！若駕一葉扁舟，往來亭下，不更快哉！」時已上燈，憶及七月十五夜之驚，相扶下亭而歸。吳俗，婦女是晚不拘大家小戶皆出，結隊而游，名曰「走月亮」。滄浪亭幽雅清曠，反無一人至者。

吾父稼夫公喜認義子，以故余異姓兄弟有二十六人。吾母亦有義女九人，九人中王二姑、俞六姑與芸最和好。王癡憨善飲，俞豪爽善談。每集，必逐余居外，而得三女同榻，此俞六姑一人計也。余笑曰：「俟妹于歸後，我當邀妹丈來，一住必十日。」俞曰：「我亦來此，與嫂同榻，不大妙耶？」芸與王微笑而已。

時為吾弟啟堂娶婦，遷居飲馬橋之倉米巷，屋雖宏暢，非復滄浪亭之幽雅矣。吾母誕辰演劇，芸初以為奇觀。吾父素無忌諱，點演《慘別》等劇，老伶刻畫，見者情動。余窺簾見芸忽起去，良久不出，入內探之；俞與王亦繼至。見芸一支頤獨坐鏡奩之側，余曰：「何不快乃爾？」芸曰：「觀劇原以陶情，今日之戲徒令人斷腸耳。」俞與王皆笑之。余曰：「此深於情者也。」俞曰：「嫂將竟日獨坐於此耶？」芸曰：「俟有可觀者再往耳。」王聞言先出，請吾母點《刺梁》、《後索》等劇，勸芸出觀，始稱快。

余堂伯父素存公早亡，無後，吾父以余嗣焉。墓在西跨塘福壽山祖塋之側，每年春日，必挈芸拜掃。王二姑聞其地有戈園之勝，請同往。芸見地下小亂石有苔紋，斑駁可觀，指示余曰：「以此疊盆山，較宣州白石為古致。」余曰：「若此者恐難多得。」王曰：「嫂果愛此，我為拾之。」即向守墳者借麻袋一，鶴步而拾之。每得一塊，余曰善，即收之；余曰否，即去之。未幾，粉汗盈盈，拽袋返曰：「再拾則力不勝矣。」芸且揀且言曰：「我聞山果收穫，必借猴力，果然！」王憤撮十指作哈癢狀，余橫阻之，責芸曰：「人勞汝逸，猶作此語，無怪妹之動憤也。」歸途游戈園，稚綠嬌紅，爭妍競媚。王素憨，逢花必折，芸叱曰：「既無瓶養，又不簪戴，多折何為？」王曰：「不知痛癢者，何害？」余笑曰：「將來罰嫁麻面多鬚郎，為花泄忿。」王怒余以目，擲花於地，以蓮鉤撥入池中，曰：「何欺侮我之甚也！」芸笑解之而罷。

芸初緘默，喜聽余議論。余調其言，如蟋蟀之用纖草，漸能發議。其每日飯必用茶泡，喜食芥鹵乳腐，吳俗呼為臭乳腐，又喜食蝦鹵瓜。此二物余生平所最惡者，因戲之曰：「狗無胃而食糞，以其不知臭穢；蟋蟀團糞而化蟬，以其欲修高舉也。卿其狗耶？蟬耶？」芸曰：「腐取其價廉而可粥可飯，幼時食慣，今至君家已如蟋蟀化蟬，猶喜食之者，不忘本出；至鹵瓜之味，到此初嘗耳。」余曰：「然則我家係狗寶耶？」芸窘而強解曰：「夫糞，人家皆有之，要在食與不食之別耳。然君喜食蒜，妾亦強啖之。腐不敢強，瓜可扼鼻略嘗，入咽當知其美，此猶無鹽貌醜而德美也。」余笑曰：「卿陷我作狗耶？」芸曰：「妾作狗久矣，屈君試嘗之。」以箸強塞余口。余掩鼻咀嚼之，似覺脆美，開鼻再嚼，竟成異味，從此亦喜食。芸以麻油加白糖少許拌鹵腐，亦鮮美；以鹵瓜搗爛拌鹵腐，名之曰「雙鮮醬」，有異味。余曰：「始惡而終好之，理之不可解也。」芸曰：「情之所鍾，雖醜不嫌。」

余啟堂弟婦，王虛舟先生孫女也，催妝時偶缺珠花。芸出其納采所受者呈吾母，婢嫗旁惜之。芸曰：「凡為婦人，已屬純陰，珠乃純陰之精，用為首飾，陽氣全克矣，何貴焉？」而於破書殘畫反極珍惜：書之殘缺不全者，必搜集分門，匯訂成帙，統名之曰「繼簡殘編」；字畫之破損者，必覓故紙黏補成幅，有破缺處，倩予全好而卷之，名曰「棄餘集賞」。於女紅、中饋之暇，終日瑣瑣，不憚煩倦。芸於破笥爛卷中，偶獲片紙可觀者，如得異寶。舊鄰馮嫗，每收亂卷賣之。

其癖好與余同，且能察眼意，懂眉語，一舉一動，示之以色，無不頭頭是道。余嘗曰：「惜卿雌而伏，苟能化女為男，相與訪名山，搜勝跡，遨遊天下，不亦快哉！」芸曰：「此何難，俟妾鬢斑之後，雖不能遠遊五嶽，而近地之虎阜、靈巖，南至西湖，北至平山，盡可借游。」余曰：「恐卿鬢斑之日，步履已艱。」芸曰：「今世不能，期以來世。」余曰：「來世卿當作男，我為女子相從。」芸曰：「必得不昧今生，方覺有情趣。」余笑曰：「幼時一粥猶談不了，若來世不昧今生，合盍之夕，細談隔世，更無合眼時矣。」芸曰：「世傳月下老人專司人間婚姻事，今生夫婦已承牽合，來世姻緣亦須仰借神力，盍繪一像祀之？」時有苕溪戚柳隄，名遵，善寫人物。倩繪一像：一手挽紅絲，一手攜杖懸姻緣簿，童顏鶴髮，奔馳於非煙非霧中。此戚君得意筆也。友人石琢堂為題贊語於首，懸之內室，每逢朔望，余夫婦必焚香拜禱。後因家庭多故，此畫竟失所在，不知落在誰家矣。「他生未卜此生休」，兩人癡情，果邀神鑒耶？

遷倉米巷，余額其臥樓曰「寶香閣」，蓋以芸名而取如賓意也。院窄牆高，一無可取。後有廂樓，通藏書處，開窗對陸氏廢園，但有荒涼之象。滄浪風景，時切芸懷。有老嫗居金母橋之東，埂巷之北。繞屋皆菜圃，編籬為門；門外有池約數許，花光樹影，錯雜籬邊。其地即元末張士誠王府廢基也。屋西數武，瓦礫堆成土山，登其巔可遠眺，地曠人稀，頗饒野趣。嫗偶言及，芸神往不置，謂余曰：「自別滄浪，夢魂常繞，每不得已而思其次，其老嫗之居乎？」余曰：「連朝秋暑灼人，正思得一清涼地以消長晝，卿若願往，我先觀其家，可居，即僕被而往，作一月盤桓何如？」芸曰：「恐堂上不許。」余曰：「我自請之。」越日至其地，屋僅二間，前後隔而為四，紙窗竹榻，頗有幽趣。老嫗知余意，欣然出其臥室為賃，四壁糊以白紙，頓覺改觀。於是稟知吾母，挈芸居焉。鄰僅老夫婦二人，灌園為業，知余夫婦避暑於此，先來通懇，並釣池魚、摘園蔬為饋。償其價，不受，芸作鞋報之，始謝而受。時方七月，綠樹陰濃，水風來，蟬鳴聒耳。鄰老又為製魚竿，與芸垂釣於柳陰深處。日落時，登土山，觀晚霞夕照，隨意聯吟，有「獸雲吞落日，弓月彈流星」之句。少焉，月印池中，蟲聲四起，設竹榻於籬下，老嫗報酒溫飯熟，遂就月光對酌，微醺而飯。浴罷則涼鞋蕉扇，或坐或臥，聽鄰老談因果報應事。三鼓歸臥，周體清涼，幾不知身居城市矣。籬邊倩鄰老購菊，遍植之。九月花開，又與芸居十日。吾母亦欣然來觀，持螯對菊，賞玩竟日。芸喜曰：「他年當與君卜築於此，買繞屋菜園十畝，課僕嫗植瓜蔬，以供薪水。君畫我繡，以為詩酒之需。布衣菜飯，可樂終身，不必作遠遊計也。」余深然之。今即得有境地，而知己淪亡，可勝浩嘆！

離余家半里許，醋庫巷有洞庭君祠，俗呼水仙廟。迴廊曲折，小有園亭。每逢神誕，眾姓各認一落，密懸一式之玻璃燈，中設寶座，旁列瓶几，插花陳設，以較勝負。日惟演戲，夜則參差高下，插燭於瓶花間，名曰「花照」。花光燈影，寶鼎香浮，若龍宮夜宴。司事者或笙簫歌唱，或煮茗清談，觀者如蟻集，簷下皆設欄為限。余為眾友邀去插花佈置，因得躬逢其盛。歸家向芸聽稱之，芸曰：「惜妾非男子，不能往。」余曰：「冠我冠，衣我衣，亦化女為男之法也。」於是易髻為辮，添掃蛾眉；加余冠，微露兩鬢，尚可掩飾；服余衣，長一寸又半，於腰間折而縫之，外加馬褂。芸曰：「腳下將奈何？」余曰：「坊間有蝴蝶履，大小由之，購亦極易，且早晚可代撤鞋之用，不亦善乎？」芸欣然。及晚餐後，裝束既畢，效男子拱手闊步者良久，忽變卦曰：「妾不去矣，為人識出既不便，堂上聞之又不可。」余慙曰：「廟中司事者誰不知我，即識出亦不過付之一笑耳。吾母現在九妹丈家，密去密來，焉得知之？」芸攬鏡自照，狂笑不已。余強挽之，悄然徑去，遍遊廟中，無識出為女子者。或問何人，以表弟對，拱手而已。最後至一處，有少婦幼女坐於所設寶座後，乃楊姓司事者之眷屬也。芸忽趨彼通款曲，身一側，而不覺一按少婦之肩，旁有婢嫗怒而起曰：「何物狂生，不法乃爾！」余試為措詞掩飾，芸見勢惡，即脫帽趨足示之曰：「我亦女子耳。」相與愕然，轉怒為歡，留茶點，喚肩輿送歸。

吳江錢師竹病故，吾父信歸，命余往弔。芸私謂余曰：「吳江必經太湖，妾欲偕往，一寬眼界。」余曰：「正慮獨行踽踽，得卿同行，固妙，但無可托詞耳。」芸曰：「托言歸寧。君先登舟，妾當繼至。」余曰：「若然，歸途當泊舟萬年橋下，與卿待月乘

涼，以續滄浪韻事。」時六月十八日也。是日早涼，攜一僕先至胥江渡口，登舟而待，芸果肩輿至。解纜出虎嘯橋，漸見風帆沙鳥，水天一色。芸曰：「此即所謂太湖耶？今得見天地之寬，不虛此生矣！想閩中人有終身不能見此者！」閒話未幾，風搖岸柳，已抵江城。

余登岸拜奠畢，歸視舟中洞然，急詢舟子。舟子指曰：「不見長橋柳陰下，觀魚鷹捕魚者乎？」蓋芸已與船家女登岸矣。余至其後，芸猶粉汗盈盈，倚女而出神焉。余拍其肩曰：「羅衫汗透矣！」芸回首曰：「恐錢家有人到舟，故暫避之。君何回來之速也？」余笑曰：「欲遁逃耳。」於是相挽登舟，返棹至萬年橋下，陽烏猶未落山。舟窗盡落，清風徐來，紈扇羅衫，剖瓜解暑。少焉霞映橋紅，煙籠柳暗，銀蟾欲上，漁火滿江矣。命僕至船梢與舟子同飲。船家女名素雲，與余有杯酒交，人頗不俗，招之與芸同坐。船頭不張燈火，待月快酌，射覆為令。素雲雙目閃閃，聽良久，曰：「觴政儂頗嫻習，從未聞有斯令，願受教。」芸即譬其言而開導之，終茫然。余笑曰：「女先生且罷論，我有一言作譬，即了然矣。」芸曰：「君若何譬之？」余曰：「鶴善舞而不能耕，牛善耕而不能舞，物性然也，先生欲反而教之，無乃勞乎？」素雲笑捶余肩曰：「汝罵我耶！」芸出令曰：「只許動口，不許動手。違者罰大觥。」素雲量豪，滿斟一觥，一吸而盡。余曰：「動手但准摸索，不准捶人。」芸笑挽素雲置余懷，曰：「請君摸索暢懷。」余笑曰：「卿非解人，摸索在有意無意間耳，擁而狂探，田舍郎之所為也。」時四鬢所簪茉莉，為酒氣所蒸，雜以粉汗油香，芳馨透鼻。余戲曰：「小人臭味充滿船頭，令人作惡。」素雲不禁握拳連捶曰：「誰教汝狂嗅耶？」芸呼曰：「違令，罰兩大觥！」素雲曰：「彼又以小人罵我，不應捶耶？」芸曰：「彼之所謂小人，蓋有故也。請乾此，當告汝。」素雲乃連盡兩觥，芸乃告以滄浪舊居乘涼事。素雲曰：「若然，真錯怪矣，當再罰。」又乾一觥。芸曰：「久聞素娘善歌，可一聆妙音否？」素即以象箸擊小碟而歌。芸欣然暢飲，不覺醅醕，乃乘輿先歸。余又與素雲茶話片刻，步月而回。時余寄居友人魯半舫家蕭爽樓中，越數日，魯夫人誤有所聞，私告芸曰：「前日聞若婿挾兩妓飲於萬年橋舟中，子知之否？」芸曰：「有之，其一即我也。」因以借游始末詳告之，魯大笑，釋然而去。

乾隆甲寅七月，余自粵東歸。有同伴攜妾回者，曰徐秀峰，余之表妹婿也。艷稱新人之美，邀芸往觀。芸他日謂秀峰曰：「美則美矣，韻猶未也。」秀峰曰：「然則若郎納妾，必美而韻者乎？」芸曰：「然。」從此癡心物色，而短於資。時有浙妓溫冷香者，寓於吳，有詠柳絮四律，沸傳吳下，好事者多和之。余友吳江張閑愁素賞冷香，攜柳絮詩索和。芸微其人而置之，余技癢而和其韻，中有「觸我春愁偏婉轉，撩他離緒更纏綿」之句，芸甚擊節。

明年乙卯秋八月五日，吾母將挈芸游虎丘，閑愁忽至，曰：「余亦有虎丘之游，今日特邀君作探花使者。」因請吾母與芸先行，期於虎丘半塘相晤。閑愁拉余至冷香寓，見冷香已半老；有女名憨園，瓜期未破，亭亭玉立，真「一泓秋水照人寒」者也，款接間，頗知文墨；有妹文園，尚雛。余此時初無癡想，且念一杯之敘，非寒士所能酬，而既入個中，私心忐忑，強為酬答。因私謂閑愁曰：「余貧士也，子以尤物玩我乎？」閑愁笑曰：「非也，今日有友人邀憨園答我，席主為尊客拉去，我代客轉邀客，毋煩傾他慮也。」余始釋然。

至半塘，兩舟相遇，令憨園過舟叩見吾母。芸、憨相見，歡同舊識，攜手登山，備覽名勝。芸獨愛千頃雲高曠，坐賞良久。返至野芳濱，暢飲甚歡，並舟而泊。及解纜，芸謂余曰：「子陪張君，留憨陪妾可乎？」余諾之。返棹至都中橋，始過船分袂。歸家已三鼓，芸曰：「今日得見美而韻者矣，頃已約憨園，明日過我，當為子圖之。」余駭曰：「此非金屋不能貯，窮措大豈敢生此妄想哉！況我兩人伉儷正篤，何必外求？」芸笑曰：「我自愛之，子姑待之。」

明午，憨果至。芸慇懃款接，筵中以猜枚贏吟輸飲為令，終席無一羅致語。及憨園歸，芸曰：「頃又與密約，十八日來此結為姊妹，子宜備牲牢以待。」笑指臂上翡翠釧曰：「若見此釧屬於憨，事必諧矣，頃已吐意，未深結其心也。」余姑聽之。十八日大雨，憨竟冒雨至。入室良久，始挽手出，見余有羞色，蓋翡翠釧已在憨臂矣。焚香結盟後，擬再續前飲，適憨有石湖之游，即別去。芸欣然告余曰：「麗人已得，君何以謝媒耶？」余詢其詳，芸曰：「向之秘言，恐憨意另有所屬也，頃探之，無他，語之曰：『妹知今日之意否？』憨曰：『蒙夫人抬舉，真蓬蒿倚玉樹也。但吾母望我奢，恐難自主耳，願彼此緩圖之。』脫釧上臂時，又語之曰：『玉取其堅，且有團圓不斷之意，妹試籠之，以為先兆。』憨曰：『聚合之權，總在夫人也。』即此觀之，憨心已得，所難必者，冷香耳，當再圖之。」余笑曰：「卿將效笠翁之《憐香伴》耶？」芸曰：「然。」自此無日不談憨園矣。

後憨為有力者奪去，不果。芸竟以之死。